

在赖少其浮雕前深深的思念

陆正伟

2003年末,赖少其的遗孀曾菲老师来电告知:准备在上海青浦“福寿园”举行赖老的安葬仪式,让我参加。放下电话。心想,赖老去世已三载,为何还要舍近求远从故乡把骨灰移到上海安放?

在陵园,我见赖老墓东临湖畔,西与新四军老首长陈丕显、曹荻秋及老领导魏文伯、杨西光、潘汉年、张承忠等墓地相邻,不远处还有张骏祥、沈尹默、曹聚仁等文友之墓。

蒙蒙细雨中我见赖老生前的新四军战友汪道涵、胡立教、杨堤揭开赭红碑石上的绸布,一幅赖老夫妇的像呈现在面前。我看了浮雕便知是九年前我拍摄的那张“合影”的再创作……

1994年11月,赖老夫妇与女儿晓峰一家来到巴老寓所。我见赖老手拄拐杖,走路“手舞足蹈”。原来,数年前患上帕金森病,这次从广州来沪治疗。知道巴老是“老帕”了,便前来“取经”。

听了赖老叙述,巴老向他介绍了华东医院神经内科的邵主任。接着,小林关照道:还要注重自身锻炼,爸爸每天扶着助步器在院子里要走上好几圈。赖老看了看助步器,把拐杖往边上一放,扶着助步器小孩学步似的花园小道边走边说:

“好,好!回广州买一辆,跟巴老这辆一样。”说得

巴老笑了。

客厅里,赖老将带来的“大块文章”书法条幅赠给巴老。我见赖老用患疾之手还能写出“金农体”,暗暗叫绝。

谈话间,巴老回赠线装本《随想录》。赖老打开函套,边翻边回忆道:“粉碎‘四人帮’不久,你请吴强、叶楠和我在国际饭店最高一层吃过饭哩。”事后,我从巴老“全集”日记卷里看到,他俩相聚的次数远不止一次。1978年12月还给赖老寄过重印本《家》。彼此友情,绵绵不断。

谈兴正浓时,赖老看着钢琴上那幅大照片,然后,他以画家的审美眼光点评道:照片拍得不错,有意境。巴老指指我说,是小陆照的。我听了直摆手。

赖老听到“摄影师”就在面前,他说:明年将在上海办画展,尚缺一幅题头照,让我为他拍一张。我心里明白拍到这张照片是“额头碰天花板”的事,纯属侥幸。一天,在杭州汪庄西湖边,巴老坐着轮椅,极目远眺。此情此景让我给捕捉到了。但能否拍好赖老,心里着实没底。

翌日,我来到赖老下榻的东湖宾馆,见他在会议室的大桌上与画家徐子鹤、吴长邺等泼墨作画。

说来真神,赖老只要握笔,一扫颤抖之迹象,笔底呈

现出铁画银钩的书法精品了。我因事先做好“功课”,所以没有怯场,拍摄过程中与赖老夫妇相谈甚欢。当得知我有过一段军旅生涯时。他们便忆起参加新四军并结成伉俪的历程,赖老还说到“皖南事变”突围时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对他施行了最残酷的“吊铁笼”酷刑。但他宁死不屈和冯雪峰等囚友进行斗争,直至越狱,重返新四军部队。九死一生的经历听得我惊心动魄。

翌年10月12日,“赖少其书画回顾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幕。那天,我见赖老戴着胸花,坐着轮椅与曾菲迎面推来。我忙拿着纪念封走到跟前请他签名。赖老见我指着前言旁的大照片说,这是你拍的。

经赖少其一介绍,便成了嘉宾的“打卡”之地,在此留影的有新四军战友夏征农及陈沂、程十发、曹简楼、方增先、徐昌酩等旧雨新知。

接着,随转动的轮椅,我一路听赖老进行讲解。听着听着,想起他赠我的“学无止境”条幅,原以为是对我的鼓励,现在听来却不然。他早年以版画、油画艺术投身抗战,鲁迅先生在给他的信中称他是“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后又改为创作国画。晚年,回到故乡广东后,开启了被画坛人士称之“丙寅变法”的艺风的嬗变。

我从88件展品中看到赖老始终处于学中变,变中学的状态中。他所追求的艺术是“学无止境”的。

回顾展上,有多幅赖老赋诗赞美上海的书法作品,从“故交皆白首,新知多英豪”的诗句中,我读出了他对这座英雄城市的热爱;也对出生入死战友的情深。展会后,赖老便与曾菲选定墓地,衍生出“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感人故事。

“桃始夭,玉兰解,紫荆繁,杏花饰其靛。梨花浴。李花白。”这是明人程羽文《花月令》里记载的农历二月花事。早春时节,玉兰树的枝头上冒出棕褐色、毛茸茸的花蕾,春天的脚步就近了。日益饱满的花蕾渐渐挣脱苞片的禁锢,开成了莹白的花朵。玉兰对温度十分敏感,周瘦鹃在《但有一株堪比玉》中写道:“我们搞园艺的。往往把玉兰当作寒暑表,每年春初见玉兰花开,就知道不会再有冰冻,凡是安放在室内的盆树盆花,都可移出来了。”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本挂历,其中有一张就是玉兰,一树硕大的白花开在瓦蓝的天空下。那时并没有什么审美意识,但还是觉得震撼,问大人那是什么花,答曰“白玉兰”。这个名字在我心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直到我来了上海,才得以见到白玉兰的真容。玉兰初开时如玉后,盛放时如果有风,又像一树簌簌飞动的白鸽。在阳光下白得炫目,夜里则泛出明月般温柔的光泽。每次见到盛花期的玉兰,我都会想起“十万狂花如梦寐”这句诗来。

《群芳谱》里说玉兰花色白微碧似玉,香味如兰,所以叫玉兰。玉兰的别名有望春花、玉堂春、白玉兰等。望春花和玉堂春道

看完《保你平安》,我有一个感受:这是网络时代的行为教科书啊。躲在ID背后,虚拟世界里,随意造谣太容易了。这是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在面对的现实。

大鹏是一个具有底层小人物思维的创作者,他所有的导演作品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卑微的梦想,拼命的努力,闪光的个体。

《煎饼侠》《缝纫机乐队》《吉祥如意》,再到这部《保你平安》。他电影里的主人公都足够小、落魄、失败,可不妨碍他们凭着善良与勇气,干成了不起的大事。

不,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事,而是再正常不过的小事。只是当这小事变成一件麻烦事,并且肉眼可见的不会带来什么额外的利益,干的人就显得有点傻。

图啥呢?就像《保你平安》里,李雪琴问大鹏:为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讨回清白,图啥呢?大鹏的回答是:就图个心安!为了这份心安,他不惜一路狂奔,找遍全城。他在和一个谣言搏斗。那么谁制造了那个

谣言?网络世界里的谣言,如何扩散到现实里,进而成为人尽皆知、口口相传。

电影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张谣言传播网,路径清晰,源头可辨。最终凭着大鹏所饰演的主人公魏平安的不放弃不抛弃,抓到了最初的谣言制造者,还给死者一个清白。

《保你平安》告诉我们,被谣言中伤,不能“清者自清”,一味忍让和

《保你平安》的现实观照

藤井树

躲避。要主动出击,追查真相,及时辟谣,以正视听。

另一方面,我们在《保你平安》里也看到每个普通人所犯的无心之过。听路人随便说了个什么事,转头就去跟另一个人说,并且过程中还加上了自己的想象,导致事情不断发生变化。谁都没有错,可谁都在这条谣言的传播路径上助推了一把。



境以道情得 (中国画) 邵琦

没有人幸免,也没有人无辜。

当然,《保你平安》首先是一部好看的电影,足够流畅、好笑、很多异想天开的桥段充满智慧。用戏谑自嘲的方式把人性的不堪和社会的凉薄都拍了出来。在此基础上,又有情感的温度,人心的温暖,给是非黑白找到了应有的位置。最后结尾的那场烟花,是给魏平安的礼物,也是给所有的善良和心安一个安慰。

如此具有现实观照的影片,最近几年还有《我不是药神》《地久天长》《人生大事》等,以及马上要上的《不止不休》和还没上一直备受关注的,让我们等了很久的

《坚如磐石》。这些都是聚焦现实,关注小人物,直击社会痛点的作品。创作者抱着极大的勇气和人文关怀,抨击恶、歌颂善;坚持正义与公道,给善良真诚以热情的拥抱。

我们看电影,不仅是看一个故事,看别人的一段人生,更是在看我们自己。希望大家看完电影都能有所收获。

想说说“养宠物”的话题。宠物的德语表达:Lieblingshaustier。这是个由3个名词合成的词,有点长,但分析起来有点意思:Liebling本来是名词,意谓“宠儿”“爱人”(相当于英语的darling)等,加了“s”后就当形容词用了;Haus表达“房子”“家庭”之意,而Tier的意思是“动物”“牲畜”。所以,这个词的本意是“宠爱的家畜”。不过,后来“宠物”的概念扩大了,不仅可以是鸡鸭猫狗猪羊牛马等家畜,还可以是其他讨人喜欢的动物。比如我看到过一篇德语网文,说有个13岁的中学生,在父母的支持和帮助下,养了几十只动物,除了常见的兔子、绵羊和狗等外,还有很少见的濒临灭绝的羊驼。

笔者退休前夕,曾到瑞士洛桑大学访学,住在一个教授朋友家里。他们夫妇住在近郊的一个别墅区里。我刚踏上他们家小洋楼前草地,猛然窜出一条体型较大的狗来,对我汪汪直叫。几天后,它和我熟悉了,就会静静地坐在教授身边,听我们说话。教授朋友告诉我,这条狗已经养了十多年,在他到外地或国外讲学期间,都是它陪伴着他的老伴。满满感情,溢于言表。

笔者觉得,养宠物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要有空闲时间和雅兴逸致(养宠物不仅费时而且也很烦人),又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养宠物的开支不小),而且还要对所养宠物有所研究,至少要了解它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它的生活习性、饮食习惯和常见疾病,以及饲养方法和相处注意点等。否则就很难养好宠物)。

最后,必不可少的是,养宠物的人还得学习和了解政府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饲养宠物的法律法规,并能够严格遵照执行。对饲养宠物,我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多个法规。可是有些宠物主人法律意识较差,不去学习了解,即使知道了也不严格遵守执行。所以,德国有个法规,凡要饲养宠物,特别是体型较大和容易伤人的宠物的公民,必须先接受专业培训,经过考试合格后才发给饲养资格证。这个办法类似于对汽车驾驶员的要求,值得点赞和借鉴。“要养好宠物,必须先培训好宠物主人”,这是饲养宠物的正确理念,也是社会法治的具体体现。

兰初春开花,广玉兰开花则是初夏。容易和玉兰混为一谈的还有白兰,有些地方这两种花在日常生活中都被称为“白玉兰”。玉兰和白兰虽然同属木兰科,但玉兰是木兰属,而白兰为含笑属。玉兰冬季落叶,白兰终年常绿。

玉兰花形如酒杯,直径有10至16厘米,白兰呈披针形,长三四厘米,宽3至5毫米。玉兰花期短,白兰可由春开至秋。

玉兰一般适宜观赏花树或插瓶,白兰可佩戴在身上。在苏州、上海,夏日里路边常有卖花人将白兰和茉莉花串摆在铺着蓝布的竹篮上售卖。

木兰科植物多有香花,可入药,其中最著名的是“辛夷”。辛夷原指紫玉兰,供药用的是花蕾,玉兰的花蕾入药也称“辛夷”。玉兰花可制香露,用于茶、酒或糕饼。花瓣则可裹上调好的面糊油炸,或者用蜜浸。

食春花,贪的是一口春之味。

十日谈

田野春色
责编:徐婉青

“春吃芽”,初春的香椿、马头来、枸杞头、豌豆苗莫不如此。

把书交给什么人出版

蒙木

出版是夕阳产业的论调,到处疯传,身在其中者老说坚守,未免太悲壮;老说情怀,未免太虚飘。其实这个悲观论调自身就是源于对出版的理解太狭隘了,或者走偏了。

出版是什么?

无非一种信息传播,目的是交流。或者说,出版是一种文化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

这种信息是刻在甲骨上,是书之于布帛,还是印在纸上,还是植入电脑或手机等终端服务器,这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从无形的创意到人性化的可阅读资料,总要人来干。纸质书的生产和的确要大大减少,它的载体和传播方式的确面临着重大革命。但出版自身不会消亡。

如何提高出版的尊严?

出版的尊严首先源于它的文化属性。出版人首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万毋陷入悲观的泥淖里。我们需要努力提高出版的文化价值,有所必为有所不为,要有传承的书,出能传承的书。具体到编辑,就是要参与到作者的创造中去,编辑需要懂一些作者所忽视的东西。

其实我们共和国红色文艺,例如《红岩》《红旗谱》,编辑都是深度参与的,这些经典流传,编辑的贡献并不比作者少。

很多人把编辑出版视作校对,或者印刷厂,或者视作传声筒。这都是对于出版的无知。好的出版人一定是富有热情的出版人,他乐意将自己的创意和热情分享给其他人。所以一本书交给什么人做责编还真是特别攸关的事情。

春分

松庐

中分春色恰今朝,满目韶光倍觉饶。燕舞翩翩穿旧阁,莺啼呢呢唤新条。看花山院寻幽客,吹笛江亭入夜潮。岭上去年多积雪,东风一到自然消。

